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七十五至三百七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劉清磵

宋史卷三百七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鄧肅　李邴　滕康　張守

富直柔　馮康國

鄧肅字志宏南劒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爲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禮芝

産其廬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
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
欽宗嗣位名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金人犯闕
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
奔赴南京擢左正言先是朝廷賜金國帛一千萬肅在
其營密覘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八萬人至是為上
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
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

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者並寘之法上從之朝臣受偽命者衆肅請分三等定罪上以肅在圍城中知其姓名令具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諸侍從而為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呂好問莫儔李回是也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是也撰勸進文與赦書者

顔博文王紹是也朝臣之為事務官者私結十友講冊立邦昌之儀者是也因張邦昌改名者何昌言改為善言其弟昌辰改為知辰是也乞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庭執政馮澥曹輔是也侍從者已行遣獨李會尚為中書舍人臺諫中有為金人根括而被杖一以病得免者其餘無不在偽楚之庭以庶官而陞擢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願為奉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

也乞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庶官在位供職不廢者但苟
禄而已乞赦其罪而録其名不復用為臺諫侍從上以
為然耿南仲得祠禄歸其子延禧為郡守肅劾南仲父
子同惡沮渡河之戰遏勤王之兵今日割三鎮明日截
兩河及陛下欲進援京城又為南仲父子所沮誤國如
此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於欽宗肅言之不恤上嘉其
直賜五品服范訥留守東京肅言訥出師兩河望風先
遁今語人曰留守之說有四戰守降走而已戰無卒守

無糧不降則走且漢得人傑乃守關中奔軍之將豈宜與此訥遂罷内侍陳良弼肩輿至横門外開封買入内女童肅連章論之時官吏多託故而去肅建議削其仕版而取其禄以給禁衛若夫先假指揮徑徙江湖者乞追付有司以正其罪因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上曰正此討論故併三省盡依祖宗法及建極討論祖宗官制兩月不見施行肅言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

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一六合自時厥後羣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緩也今兵戈未息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時欲乞限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簡賞罰之權不至濡滯肅在諫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雖正而術踈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眞以身徇國

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且兩河百
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
河之民將如何哉僞楚之臣紛紛在朝李綱先乞逐逆
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叛臣將如何哉
叛臣在朝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外夷驕矣李綱於此亦
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居家紹興
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縣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累官

為起居舍人試中書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第賞日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除給事中同修國史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高麗使入貢邴為館伴徽宗遣中使持示使者請傳錄以歸未幾坐言者罷提舉南京鴻慶宮欽宗即位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久之再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高宗即位復徽猷閣待制踰歲名為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苗傅劉正彥迫上遜位上顧邴草詔邴請得御札而後敢作苗勝

非請降詔赦邴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學士初邴見苗傅面諭以逆順禍福之理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不能用即詣政事堂白朱勝非適正彥及其黨王世修在焉又以大義責之人為之危邴不顧也時御史中丞鄭㲄又抗疏言睿聖皇帝不當改號於是邴㲄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邴與張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一日而具四月拜尚書右丞未幾改參知政事上廵江寧太后六

宮徃豫章命邴為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以與呂頤浩論不合乞罷遂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宮未閱月起知平江府會兄鄴失守越州坐累落職明年即引赦復之又升資政殿學士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略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畫綏懷各五事戰陣之利五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為進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拒我今大將

統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為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裨中如牛臯王進楊珪史康明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闗陜令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吕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

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隷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珍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今卻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道講遺筞列長戍大略謂江浙為今日根本

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内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而不至虛内以事外臣聞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敵人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為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

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爲措畫令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風土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畫之方有

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勑榜大畧謂因
秋冬之交闢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絶特者而爵賞
之建炎以來禁衛單寡乃籍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願
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
成一軍則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禁冗
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講求除
郡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事外餘傔從衣糧使自僦人以
役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

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降勑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略有五曰宣德意先振恤通關津遣材能務寬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為山砦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

下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密往詔諭應淮北遺民來歸者
令淮南州郡給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
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松江
州郡以官舍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為生
乃止内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
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善良老
弱之人皆從寛貸使之有更生之望不報邴閑居十有
七年薨于泉州年六十二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滕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禮部員外郎國子司業靖康二年元帥府聞康習憲章名至濟州康率羣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康為之辭意激切聞者感動除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會顯謨閣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遷官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太宗以來凡母后兄弟之

子無為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遥郡刺史
康又封還詞頭言恩例遷官一等謂於階官上進一階
今康義得特旨轉一官自武義大夫躐上遥郡刺史名
為遷一官實升五等紊法之甚也自古名亂之源非外
戚撓法則内侍干政漢唐可鑑凡再降旨竟不肯行後
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
赫功秖緣捕盜微勞遂（闕）亞節鉞今其所部卒伍至奪
御器逼諫臣於死地乃止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

官知江州陳彦文用劉光世奏録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彦文功狀前後牴牾閤而未下宰相力主彦文趣康行詞康論不已宰相銜之會布衣省試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取之諫官李處遯論奏遂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宫未幾移躍錢塘再除中書舍人奏曰去歳郊禮前日食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以告使陛下所以應天者未至故逆臣敢萌不軌者無先事之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歳矣惻怛愛民之政徒為

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四方不以為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不類臣言者乎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再三褒諭稱其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旬日間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議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移蹕建康又議欲盡棄中原徙居民於東南康力

持不可上悟而止未幾上請太后奉神主如江西以參
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為資政殿學士同
從衛以行邴辭疾又命康權知以劉珏為貳賜康褒詔
許綴宰執班奏事康從衛至洪州劉光世護江不密金
人絶而渡康等倉卒奉太后趨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延
壽論康與珏無憂國之心至使太后涉險為敵人追廹
責授康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幾許自便復
左朝請大夫提舉明道宫紹興二年九月卒年四十八

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輒不忘登崇寧元年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除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以省員罷改宣德郎擢為監察御史丁内艱去建炎元年冬召還改官賜五品服上在維楊粘罕將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臣汪伯彦黄潛善以為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各言所見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為守張浚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

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别疏言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擇四路帥守繕兵儲粟以捍禦之疏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為急凡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二相滋不悅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城守闔命即就道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願早為圖之上惻然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淮上幸臨安還御史中丞苗劉既平詔赦百官表奏皆守與李邴分為之守論宰相朱勝非不能思患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既

而勝非竟罷政呂頤浩初相舉行司馬光之言欲併合三省詔侍從臺諫集議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為紛紜既而悉無異論竟合三省為一上幸建康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上幸武昌為趨陜之計時方拜浚為宣撫處置使身任陜蜀守與諫議大夫滕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況將士多陜西人以蜀近關陜可圖西歸自為計耳非為陛下與國家計也守又陳十害至殿廬謂康曰

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曰朕固以為難行議遂寢六月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初守為副端時嘗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與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

粟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至是復申前說曰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覩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制災異策免三公今任宰相者雖有勲勞然其器識不足以斡旋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内所共推者親擢而並用之上書論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先是守嘗

論呂頤浩不可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上意異乞補外除禮部侍郎不拜上命呂頤浩至政事堂諭以正人端士不宜輕去守始受命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無故下遷上曰以其資淺鼎曰言事官無他過願陛下毋沮其氣於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回至會稽四年五月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劾其短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知紹興府尋以內祠兼侍

讀守力辭改知福州時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請令福建築城守奏福州城於晉太康三年僞閩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削平已久公私困敝請俟他年遂止尋以變易度牒錢百萬餘緡輸之行在助國用時劉豫導金入寇淮上次平江諸將獻俘者相踵守聞之上疏曰今以獻俘誠皆金人或借諸國則戮之可也至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驅迫以來豈得已哉且諭以恩信貸之使歸願留者亦聽則賊兵可不戰而潰金人既遁

詔諸將渡江追擊守復上疏以敵情難測願留劉光世
控禦諸渡上既還臨安又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之
宜綏懐之略措置之方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
措置措置茍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
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神武中軍當專衛
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
西一軍駐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處以處之使北至關
輔西抵川陜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

自江而南可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禄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棊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將既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轉輸也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出於東南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

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錢糧無乏絶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户口多寡為諸州殿最歲覈實而黜陟之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内修德而外修政耳閫自范汝為之擾公私赤立守在鎮四年撫綏彫瘵且

請于朝蠲除福州所貸常平緡錢十五萬累請去郡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還甫兩月復引病丐去知平江府力丐祠以歸六年十二月召見即日除參知政事明日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罷劉光世兵柄而欲以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為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曰改圖亦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浚不聽遂有酈瓊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嶺表趙鼎不即行守力解上曰浚為陛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以其

衆烏合不為用今其驗矣羣臣從而媒櫱其短臣恐後
之繼者必以浚為鑒誰肯為陛下任事乎浚謫永州守
亦引咎請去弗許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將還臨安守言
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都會
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彊敵可為別都以圖恢復
鼎持不可守力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
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入對時江西盜賊未息上問以
弭盜之策守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悛然後加之以兵因

請出師屯要害既至部揭榜郡邑開諭禍福約以期限許之自新不數月盜平後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韓球在會稽所斂五十餘萬緡守既視事即求入覲爲上言之詔追還三使時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甍守嘗薦秦檜於時宰張浚及檜爲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班列與之朝夕相

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於上守在江右以
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買罷和糴上欲行之時秦
檜方損度支為月進旦日憂四方財用之不至見守疏
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益國
也卒謚文靖孫抑戶部侍郎
富直柔字季申宰相弼之孫也以父任補官少敏悟有
才名靖康初晁說之奇其文薦于朝名賜同進士出身
除秘書省正字建炎二年名近臣舉所知禮部侍郎張

後以直柔應詔授著作佐郎尋除禮部員外郎起居舍
人遷右諫議大夫范致虛自謫籍中名入直柔力言致
虛不當復用出知鼎州遷給事中醫官團練使王繼先
以覃恩轉防禦使法當回授得旨特與換武功大夫直
柔論繼先以計換授既授之後轉行官資除授差遣更
無所礙且武功大夫惟有戰功歷邊任負材武者乃遷
不可以輕授上謂宰相范宗尹曰此除出自朕意令直
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直言之氣四年遷御史中丞

直柔請罷右司佚延慶而以蘇遲代之上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當薦某人為某官於是延慶改禮部員外郎而遲為太常少卿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書有以員外郎為之而無三丞為之者中書言非舊典時直柔為奉議郎乃特遷朝奉郎自是寄祿官三丞除二府者遷員外郎自直柔始遂為例紹興元年詔禮部太常寺討論隆祐太后冊禮范宗尹曰太母前後廢斥實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直柔

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為當然人亦不以為非哲廟與上皇意願陛下勿復致疑乃命禮官討論典禮旣而王居正言太后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宜用欽聖詔奏告天地宗廟其典禮不須討論議遂定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歎悟直柔從而薦之名赴行在除監察御史於是孝宗立為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除同知樞密院事

侍御史沈與求論直柔附會辛道宗永宗兄弟得進并論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短呂頤浩於上前頤浩與秦檜皆忌之由是二人俱罷璜責監潯州酒稅而直柔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六年丁所生母憂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辭不赴起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澤放意吟詠與蘇遲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于家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轓遂寧府人為太學生負氣節建

次中髙宗次杭州禮部侍郎張浚以御營參賛軍事留平江苗劉作亂浚外倡帥諸將合兵致討念傳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時輶客浚所慷慨請行浚遣之至杭說傳正彦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若誅鋤必受禍今二公一旦為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于襁褓之子且前日名為傳位其實廢立二公本心為國柰何以此負謗天下傳按劍大怒輶辭氣不屈正彦乃善諭之

曰張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用面議乃遣幡還約浚至杭浚復遣幡移書傳等告以禍福使改既又復傳書誦言其罪幡至傳黨馬柔吉訹之曰昨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怒已發兵出杭矣君尚敢來耶幡曰畏則不來來則不畏王世修欲拘留幡會浚謬為書遺幡云適有客自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輕易也傳等見之喜幡得免俄勤王之兵大集傳等始懼幡知其可動乃說宰相朱勝非以今日之事當以

淵聖皇帝為主睿聖皇帝宜復為大元帥少主為皇太姪太后垂簾勝非令與傅正彥議皆許諾輔又請襃傅正彥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劵詔補輔奉議郎守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更名康國高宗反正以張浚宣撫川陝浚辟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國入奏事詔進兩官為荆湖宣諭使康國之行也上幸浙東不暇降詔旨康國以自意為之言者劾以擅造制書坐貶秩二等紹興三年浚名還與康國俱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

同因論康國罷之起至萬州湖北轉運判官浚相入為
都官員外郎康國言四川稅色祖宗以來正稅重者科
折輕正稅輕者科折重科折權衡與稅平准故無偏重
近年監司總漕悉改舊法取數務多失業逃亡皆由於
此盍從舊法詔以其言下四川憲司察不如法者又言
蜀若陸運當諭吳玠非防秋月分兵就糧兼選守收治
梁洋招集流散耕鑿就緒則漕運可省此保蜀之良策
也浚去相位康國乞補外趙鼎言於高宗曰自張浚罷

蜀士不自安今留者十餘人臣恐臺諫以洨故有論列望陛下察之高宗曰朝廷用人止當論其才與否耳頃臺諫好以朋黨論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也遷右司員外郎除直顯謨閣知夔州丁母憂起復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卒

論曰鄧肅李邴滕康當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知無不言張守論事明遠富直柔阨於秦檜呂頤浩馮康

國說析二凶皆有用之才也

宋史卷三百七十五

宋史卷三百七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常同字子正邛州臨邛人紹聖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和八年進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敵難不赴辟元

帥府主管機宜文字尋除太常博士高宗南渡辟浙江機幕建炎四年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抗節剛直觸怒權臣擯斥至死今其子孫不能自振朕甚憫之名同至行在至則為大宗丞紹興元年乞郡得柳州三年名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豢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私黨者固自若也

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為黨則同而所以為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

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為小人所惑又奏自古禁旅所寄必參錯相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唐李晟亦用神策軍以復京師是其效也今國家所仗惟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將之兵耳陛下且無心腹禁旅可備緩急頃者苗劉之變亦可鑒矣除殿中侍

御史時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
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驕狠尚氣無所忌憚一
旦有急其能相為唇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昔漢諸侯
王有過猶責師傅今兩軍幕屬賛畫無狀乞先黜責上
以章示兩軍吕頤浩再相同論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
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
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
不以賞功者也頤浩罷相論知樞密院宣撫川陝張浚

喪師失地遂詔浚福州居住同與辛炳在臺同好惡上
皆重之金使李永壽等入見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
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上因語及武備曰今
養兵已二十萬同奏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偽齊
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自拔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
韓世忠以聞朝論令世忠却澤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
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偽齊尚能置歸
受館立賞以招吾民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况宗誠

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自養為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詔處來歸者於淮南釋宗誠罪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先是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誣詆是非顛倒循致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錄私書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記日歷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悉出一時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恭惟宣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

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
即位之初嘗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國史院摭實
刊修又復悠悠望精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録候書成取
神宗朱墨史考證修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
納至是命同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
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
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
因生誣謗欲辯白其事須重修實録具以保立勞效昭

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録卷末張俊乞復其田産税役令一卒持書瑞昌而凌悖其令郭彦參彦參繫之獄俊訴于朝命罷彦參同併封還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辭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秋以禮部侍郎名還未數日除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税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

足而國亦足矣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乞以此奏付
庶詢究罷行又言江浙困於月樁錢民不聊生上為減
數千緡又言吳玠屯師興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頃年
嘗講屯田願聞其積穀幾何減饋運幾何趙開李迨相
繼為都漕先後饋運各幾何令制漕帥司條具以聞然
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又言國家養兵不為不多患在
於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今韓世忠在楚張俊
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吳玠在蜀相去隔遠情不相通令

陛下遣樞臣王庶措置邊防宜令庶會集將帥諭以國
體協心共議禦敵常令諸軍相接以常山蛇勢一意國
家無分彼此緩急應援皆有素定之術詔付王庶出示
諸將同乞郡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復名請祠詔提
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十年卒
張致遠字子猷南劒州沙縣人宣和三年中進士第宰
相范宗尹薦其才名對擢為樞密院計議官建寇范汝
為已降猶懷反側而招安官謝嚮陸棠受賊賂陰與之

通致遠謁告歸知其情還白執政請鋤其根株於是捕嚮棠及制置司屬官施宜生付獄詔參知政事孟庾為福州宣撫使討賊韓世忠副之辟致遠為隨軍機宜文字賊平除兩淛轉運判官改廣東轉運判官招撫劇盜曾袞等賊衆悉降紹興四年以監察御史召未至除殿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增和買絹折納錢致遠上疏言折納絹錢本欲少寬民力而比舊增半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歛也從之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

趙鼎勸高宗親征朝士尚以為疑白鼎審處致遠入對獨賛其決遷侍御史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善理財者宜固邦本請罷榷福建鹽精擇三司使副以常平茶鹽合為一官令計經常量入為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諸戶部講究五年除戶部侍郎進吏部侍郎尋復為戶部侍郎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額員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

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横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中興之業可致也除給事中尋以老母丐外以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朝廷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六年八月廣等降致遠選留四百人置營城外餘遣還業復遣廣討他郡諸盜數月悉平八年正月再名為給事中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十七年卒年五十八致遠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

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鼎為知人云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登進士第為樞密院計議官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饑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即諭漕臣發衡永米以振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為郎遷右司擢起居舍人

時秦檜與金人議和㣲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㣲言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賻絹百匹特與遺表恩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紹興五年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户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瓘之諸孫有文有學自瓘在時器重特甚垂若流落負材未試充樞密院編修官會李綱以前宰相為江南西路安

撫制置大使辟為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應名對改官賜進士出身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説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

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戸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靣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為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

隨問隨荅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名見于內殿淵言億年故相居中之子雖為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億年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由是檜怒之除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主管台

州崇道觀十五年卒

魏矼字邦達和州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少頴悟時方尚王氏新説矼獨守所學宣和二年上舍及第建炎四年名赴闕詔改宣教郎除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紹興元年遷樞密院計議官遷考功郎會星變矼因轉對言治平間彗出東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琦以明賞罰為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厭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輙為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

任而例被銜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力言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獻䇿者謂非災異砭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説者謂孔子有德而魯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邪佞之人未逐乎百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汰乎搢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在位之人畏人軋已方且蔽賢未聞推誠盡公旁招俊乂

宜鑒定哀之失甄别邪正亟加進用内侍李廙飲韓世忠家刃傷弓匠事下廷尉矼言内侍出入宫禁而狠戾發於盃酒乃至如此豈得不過為之慮建炎詔令禁内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預朝政違者處以軍法乞申嚴其禁以謹履霜之戒於是廙杖脊配瓊州遷侍御史賜矼五品服時朱勝非獨相矼論勝非無所建明惟知今日進呈一二細故明日啓擬一二故人而機務不決軍政不修除授挾私賢士解體又疏其五罪詔令勝非持

餘服又言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録黄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此萬世良法也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録黄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黄而不下六部者望並依舊制劉豫挾金人入冦宰相趙鼎決親征之議矼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權均勢敵又懐私隙莫肯協心矼首至光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思為國雪

恥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其身光世許之
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光世以書
聞由此衆戰屢捷軍聲大振上至平江魏良臣王倫使
金回約再遣使且有恐廹語𥙷請罷講和二字飭厲諸
將力圖攻取會金屢敗遁去使亦不遣遷祕書少監𥙷
在職七閱月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除直龍圖
閣知泉州以親老辭知建州尋名還丐祠不允除權吏
部侍郎八年金使入境命𥙷充館伴使𥙷言頃任御史

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論秦檜名㕵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之意㕵具陳敵情難保檜諭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㕵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吳表臣詒金使入境欲屈己就和令侍從臺諫條奏來上㕵言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以屈己者何事賊豫為金人所立為之北面陛下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藉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必無難

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過自取侮乎如或不可從之事儻輕許之他時反為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非計之得也陛下既欲為親少屈更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搢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

軍一體令陛下詢于搢紳民情大可見矣欲望速名大將各帶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詳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大將以為不可則其氣益堅何憂此敵未幾丁父憂免喪除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不就改提舉太平興國宫自是奉祠凡四任丁内艱以卒

潘良貴字子賤婺州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為辟雍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禄鈎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為京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絶

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㮚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徹于外當國者借為狂率黜監信州汭口排岸高宗即位名為左司諫既見請誅為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即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黄潛善汪伯彦惡其言改除工部良

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主管江州太平觀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為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

貴故善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款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閤門併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有旨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朞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為博

士時王𥙿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令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為也其諫疏多焚槀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朱熹為之序

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幼而敏悟公著奇愛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童穉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曰孝於親忠於君兒勉焉祖希哲師程頤本中聞見習熟少長從楊時游酢

尹焞遊三家或有疑異未嘗茍同以公著遺表恩受承務郎紹聖間黨事起公著追貶本中坐焉元符中主濟陰簿秦州士曹掾辟大名府帥司幹官宣和六年除樞密院編修官靖康改元遷職方員外郎以父嫌奉祠丁父憂服除名為祠部員外郎以疾告去再直祕閣主管崇道觀紹興六年名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内侍李琮失料歷上以潛邸舊人不用保任特給之本中言若以異恩別給非所謂宮中府

中當為一體者上見繳還甚悅令宰臣諭之曰自今有所見第言之監階州草場苗亘以贓敗有詔從黥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贓多至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救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願酌處常罰毋令姦臣得以籍口於後世從之七年上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為恢復事業求人才䘏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

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之絶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絶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濟則脱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

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為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内侍鄭諶落致仕得兵官本中言陛下進臨江濟將以有為令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巖穴幽隱未能招致乃起諶以統兵之任何邪命遂寢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為太常少卿八年二月遷中書舍人三月兼侍講六月兼權直學士院金

使通和有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悦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在此在吾治政得失兵財强弱願詔有司令無乏可也初本中與秦檜同為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學謂本中公著後又范冲所薦故深相知會哲宗實録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于上曰本

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為脱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罷之提舉太平觀卒學者稱為東萊先生賜謚文清有詩二十卷得黄庭堅陳師道句法春秋解一十卷童蒙訓三卷師友淵源録五卷行于世

論曰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吕頤浩秦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忠宋之不能圖復中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矼潘良貴吕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

厲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為永慨矣

宋史卷三百七十六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向子諲　陳規　季陵　盧知原弟法原

陳桷　李璆　李朴　王庠　王衣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敏中玄孫欽聖憲肅皇后再從姪也元符三年以后復辟恩補假承奉郎三遷知開封

府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獄空覬
賞卻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劾以他事勒
停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仍歲旱
漕不通有欲濬河與江淮平者内侍主其議無敢可否
發運司檄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數百里河高江淮
數丈而欲濬之使平決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啓閘復作
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加以應奉往來啓
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

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名對除淮南轉運判官以戶部奏諸路起發上供不及數降一官七年入為右司員外郎不就以直祕閣為京畿轉運副使尋兼發運副使建炎元年金人犯亳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遺金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金人遽以亳宋等州守禦所牒報之約日索戰語極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遣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勑書往廬州問其家安

否子諲檄郡守馮詢提舉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使其甥劉達賫手書來子諲不啓封焚之械繫達于獄遣子澹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子諲言去歲劉順奉淵聖蠟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臣即鏤板徧檄所部而六路之間漠無應者間有團結起發者類如兒戲姑以避責而已惟淮東一路臣親率諸司粗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占吝錢物莫肯供億殊不

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臣當時恨無利刃以加其頸今京城失守二帝播遷儻賞罰不行恐金人再為邊患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翫習故常恬不知畏將何恃以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廢格不勤王及名為勤王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命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九月子諲罷以素為李綱所善故黃潛善斥之明年知襲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為平章軍國事子諲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

禁卒為亂縱火掠市出瀏陽縣子諲遣通判孟彥卿等
進及攸縣平之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諲聞警報率
軍民以死守宗室成中郎聿之隸東壁子諲廵城顧謂
曰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茍簡聿之感激流涕金人圍八
日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坐敵至失
守落職罷轉運副使賈收言子諲督兵巷戰又收潰卒
復入治事帝亦以子諲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科詔復
職紹興元年移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劇盜曹成

據攸縣子諲軍于安仁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將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遂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諸郡遂得劉穫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己擁衆而南子諲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司都統制馬廣遣人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詔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方避地湖南以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可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陷于賊復加收用起知廣

州時恐賊度嶺故就用子諲守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尋起知江州改江東轉運使進秘閣修撰江東當餉劉光世軍適劉豫入寇光世軍合淝以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合淝具見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制徙兩浙路為都轉運使除户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國報聘及奠朱震事反復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

諲欲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諲款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稍解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聞甚於此時宜却勿受忤秦

檜意乃致仕子譚相家子能修飭自見於時友愛諸弟置義莊贍宗族貧者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偽詔至虹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獨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子諲言於朝易端益文資退閑十五年號所居曰薌林卒年六十八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為盜犯隨郢復等州規為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

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討進𧋍之既而在復與進合以砲石鵝車攻城東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去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為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羣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交質語進感之折箭為誓而去董平引衆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黄進入城求

鴇規斬進授居正兵為前鋒大破之升祕閣修撰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服俄升徽猷閣待制時桑仲剽略襄漢閭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于朝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為王彥所敗仲怒從數百騎來譙明明殺之奔劉豫以書招規規械其使以聞李横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横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

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顯謨閣直學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名赴行在以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復起知德安府坐決察吏職鐫兩官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

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鏑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為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且明斥候募土人鄉導間諜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既至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冑與鏑廵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鋭也鏑然之果刼中其砦殲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

將士酒半問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為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邪兼金營近三十里兀朮來援我軍一動金人追及老幼先亂必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侵擾江浙震驚平生報君反成誤國不如背城一戰死中求生可也已而兀朮至親循城責諸酋用兵之失衆跪

曰南兵非昔比兀朮下令晨飯府庭且折箭為誓并兵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遊擊規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鬬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莜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算兀朮宵遁錡奏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即廣糴粟麥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至是得其用成錡功者食足故

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規在告吏抱文書入臥內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董之郡城通判董之語畢而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砦寇至則堡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户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為永業流民自

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列以聞詔嘉奬之仍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規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振施家無贏財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為諸守將法

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

季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太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舒城縣未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高宗即位從至揚州建炎二年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奉九廟神主負之以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三年六月淫雨詔求直言陵言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

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觀廟堂無擅命之臣惟將率之權太盛宮闈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擁兵自衛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王之師一至淩轢官吏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干陽也宦寺縱横上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為戒矣比聞復召藍珪黨與相賀聞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以干陽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狂恒雨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

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
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滸安奉後時不肅之咎臣意宗
廟當之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其計忠臣
之憤不雪赤子之寃莫報不誅之咎臣意盜賊當之道
路之言謂鑾輿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無是事假或有
之不幾於狂乎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
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誅求焉不幾於急乎此皆
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時除梁揚祖為發運使給事

中劉寧止言其不可乃以起居郎綦崇禮權給事中書讀陵封還録黄又言防秋已廹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名諸道兵以為援留將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蹕為名棄城池以予敵使生靈墮塗炭財用填溝壑時張浚為川陜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太平州未行落職與祠數月復職除知温州又改中書舍人皆力辭范宗尹薦其才命

知臨安府復為中書舍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為可朝廷以為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為不可朝廷以為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黄潛善好自用

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愨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令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為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陜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缺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

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傜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己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禄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人往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頤浩既

去勝非未至金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為經畫以待今日非論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詔劉洪道趣往池州措置防江除户部侍郎范宗尹嘗仕偽楚故凡受偽命者皆録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拔拭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臣試舉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黨助巨奸由詭道以饕

寵榮者不知幾何人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不知幾何人苗劉專殺拱手受制不知幾何人以義責之固不容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筆墨者文致其罪既得惡名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言詔牓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宫提舉杭州洞霄宫紹興元年復右文殿脩撰二年詔内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彊以予民則

莫售師旅糧草非彊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彊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闘心賊至則偽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為一遇勝以一為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陜贍之劉

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
物得至司農大府者無幾夫彊兵不在冗食令統領家
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秪辦
走耳當議者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
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
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虛劵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
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
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復

嶽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號作亂陵入境誘其徒曾衮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則謂凡受偽命者皆當進用臺諫不當復以為言攻張浚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陝以西將不知有陛下君子皆不謂然也幸醫王繼先授榮州防禦使陵草其制時論亦以此少之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因近臣薦

赴都堂審察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
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築城亘二十餘里王黼當國貴岀
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
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闕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
效甚休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為
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直祕
閣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升祕閣修撰提舉河北以
言者劾褫職歸吏部髙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温州時葉

濃陷建州揚勍陷處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浚隍聲勢隱
然帝東幸知原繇海道轉粟及金繒十餘萬至台州名
見稱奬擢右文殿修撰管内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
祠之王師討范汝為名為添差兩浙轉運使罷提舉太
平觀都督孟庾辟為參謀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
官唐輝言知原為政乖謬謟復為都督府參謀官章再
上遂以舊職奉祠紹興十一年十月卒弟法原
法原字立之自知雍丘縣積官太府少卿賜同上舍出

身使遼還遷司農卿賜三品服為吏部尚書以官秩次第履歷總為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坐王黼累罷為顯謨閣待制紹興元年提舉臨安洞霄宮張浚承制起知夔州尋為龍圖閣學士川陜等路宣撫處置副使進端明殿學士川陜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為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瓊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瓊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

欲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為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會兀朮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不餽糧不銓録立功將士帝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于軍始法原為川陜宣撫使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陜付法原蓋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

陳桷字季壬温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廱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政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閩城震駭桷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桷奏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桷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㢧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建炎四年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

紹興三年名為金部員外郎升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略大利害椭抗言今當專講治道之本修政事以攘敵國不當以細故勤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修軍政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三老以厚風俗凡宫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為差等重侈靡之禁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十年復名為太常少卿適編

類徽宗御書成詔藏敷文閣稱以為舊制自龍圖至徽猷皆設學士待制雜壓著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至徽猷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議者疑其不倫直敷文閣者綴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太甲欲參酌取中並為一列不必相遠庶幾名位有倫仰稱陛下嚴奉祖宗謨訓之意又言祫祭用太牢此祀典之常駐蹕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詔旨復用太牢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安郡王

出閤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椅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閤禮例上之或以為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已意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籀並罷尋以椅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瘵椅請于朝以今之户數視承平時纔二十之一而賦須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金房兵叛椅遣將平之而後

以閘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無虞以疾乞祠除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四年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桷寛洪醞藉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為寓里士之夤緣攀附者無不躐登顯要桷以立螭之舊為人主所知出入頓挫晚由奉常少卿擢權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楫汝賢汝諧孫峴以詞

學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第調陳州敎授入為國子博士出知房州時旣榷官茶復彊民輸舊額貧無所出被繫者數百人璆至即日盡釋之宣和三年廷議將取燕璆聞之曰百辟卿士一倡共和國家安危其幾在是上疏切諫大略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為力然趙普輩無敢贊其決者蓋識天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今承太平之業父老

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關於漢疏奏不省及燕既
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赦還為郎尋試中書舍人建
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宜少寬之定官譚稹出師
河北以無功廢將復進用璆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州
縣不能制至河北無見糧軍士洶洶璆條奏十事忤大
臣意罷紹興四年以集英殿修撰知吉州江西兵素剽
悍璆始視事有相挻為亂者亟捕誅首謀者撫循其餘
大布恩信境內遂安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

置使成都舊城多毁把瓈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修田萊以荒瓈率部刺史合力修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于堰所聞道歲饑民徙發倉振活無慮百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李朴字先之虔之興國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瑶華宫事有詔推

鞫忌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然無懼色旋追
官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純禮
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玉音謂朴曰某事豈便於國
乎某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純
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有旨名對朴首言熙寧元豐
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
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
之學不求諸己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願

詔勿以王氏為拘則英材輩出矣蔡京惡朴鯁直他執政三擬官皆持之不下復以為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論朴為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為肇慶府四會令有姦民言邑東地產金寶立額買撲破田疇發墟墓厚賂乃已朴至請罷之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歲凡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祕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

其子孫一人朴自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彊致之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避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避逅馮熙載邪居官所至有聲在廣南止其師孫竢以文具勤王不若發常賦助邊破漕使鄭良引真臘取安南之計以息邊患人稱其智朴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為心以道為體以時為用其可已矣蓋叙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於世

王庠字周彦榮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祖伯琪以義聲著于鄉州有鹽井籍民煎輸多至破産惟有禄之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之官户而仕者誣訴之憤恨以歿父夢易登皇祐第力成父志言於州縣不聽言於刺史言於三司三司以聞還籍没者三百五十五家蠲歲額三十萬斤嘗攝興州改川茶運置茶鋪免役民歲課亦辦部刺史恨其議不出已以他事中之鐫三秩罷歸而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幼穎悟七歲能屬

文儼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憤深切謂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户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上范純仁蘇轍張商英書皆持中立不倚之論吕陶蘇轍皆器重之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

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説一篇誠哉是言元祐中呂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庠以宋邦傑學成未有薦者推使先就陶聞而益加敬未幾當紹聖諸臣用事遂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崇寧壬午歲應能書爲首選京師蝗庠上書論時政得失謂中外壅蔽將生寇戎之患張舜民見之歎其危言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庚寅行舍法於天下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

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宣本心乎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為知己呂面王吉嘗薦舉黃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為交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居田里以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終喪復舉八行事下太學大司成考定為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朝廷知其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教授賜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雖處山林唱酬賦詠皆愛君憂國之言太后念其姑嘗欲官庠以遜其弟

姪及甥且以田均給庶兄及前母之姊庠卒孝宗謚曰賢節序宣和間以恩倖至嶽猷閣直學士庠浮沉其間各建大第或者謂其晚節隱操少衰云

王衣字子裳濟南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冀二州法曹掾入為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毁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毁體然香有司觀望靈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内批坐以害風教竄流之停衣官尋予祠為陜西都轉運司

主管文字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通判襲慶府知濠州未行名為刑部員外郎建炎初為司勲郎中遷大理少卿三年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彦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理獄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傕買及鹵掠以從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慮不及此也即詔自傅正彦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詔鞫之瓊不伏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

因詞服矣遂賜死釋其親屬將佐四年升大理卿初帶
御器械王球為龍德宫都監盡盜本宫寶玉器玩事覺
帝大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為
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寛之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
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衣奏曰伏與辨
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
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同詳定一司勑令刪雜犯死
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權刑部

侍郎二年除集英殿修撰奉祠既而趙令時應詔薦之
復名為刑部侍郎為言者所格四年卒于家衣質直和
易持法不阿議者賢之
論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臣
有聲鎮守可謂拔乎流俗者焉李陵言事不諱二盧兄
弟並用以材見稱陳桷守禮知變李璆為政有惠咸足
紀焉李朴不訹權威王庠志高而晚節頗衰王衣明恕
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皆不曠其職也歟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